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十五

盧象昇列傳

盧象昇南直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司餉臨清有黃衫麗眉趨馬前曰公有劍骨出三十當奇貴然劍室露鋩其能從吾養骨乎象昇謝遣之復道上雪絕跡再召之已去遂大名守開滑壤接晉豫盜窟匿影分部幾千人猝然焚刼散則仍歸各邸官兵不能詰象昇曰此

秦徵也須斬其萌芽身率材官騎士射陰識其可用者四百人何元夕盜渠置酒高會急趨擊之斷頭梟上自是畿南偃息抱鼓不驚爰以邊才擢大名兵備道時為崇禎六年庚午清兵入鄗城之三年秦寇蹂躪楚豫之六年士馬芻糧徵發旁午民生嗷嗷守令坐詘象昇益以兵計自勵賊入邢依山為營象昇直壓其壘門扼岨不敢出刈我穀象昇率三騎登摩天嶺覘賊黑

蝎子數十騎驟至蝎子善射發三矢一矢貂領毛墮一矢中單璫一矢從象昇眉間過鏃眉有血痕賊望似之眼駭曰盧公神人也不敢逼象昇射殺二人而還賊宵遁甲戌節𠞰六邑奉命撫鄖鄖治在萬山中素稱閉鎮荒落不得比大邑村堡北連宛雒西接漢南西南通巴蜀為盜賊盤據要地象昇募土兵立山寨併村落設險清野蹊隧埋火器觸機輒發鄖人有把邑而象

昇又晉楚撫矣烏林關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等捷斬首五千級然失業之民所在褁入賊勢愈熾諸將恣游而下循任力戰至總戎輙擁聲伎輦金輿撥驕蹇不奉法殺畧良人以冒功賞川兵竟叛殺鄧玘中土蕭條矣賊忽闌入漢中燒絕棧道大逞獨向楚蜀一面進討勢易撲滅賊飢求撫督臣陳奇瑜漫許之修棧以渡賊出愈不可制乙亥九月晉象昇兵部右侍郎揔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閱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當是時尾賊追勦則道斃居中策應則隅潰賊至始調兵〻至始請餉往〻後機省直戰守之兵合計十萬月靡餉二十六萬分之止得兵萬六七千衆寡飢飽勞逸分合之數皆賊操其勝象昇刑牲祭告與大帥左良玉祖寬楊世恩等瀝酒為誓音儀慷慨衆皆踴躍踦德黃踏羅信剿承襄劇南陽劉汝雅首功數

千級賊氣稍阻南寇圍滁象昇星馳解之料賊必奔豫設兩伏再克初賊與官軍遇輒自殺婦女老弱以餌我得級足孚賞不窮追此戰賊歸哭稱盧拾命云丙子東騎入古北口破昌鎮象昇督楚師入援若毒衆瘠騎四十日值東騎飽颺去未及戰也廷議復以象昇督宣大自遼瀋失事寧錦稱雄鎮榆關道險砭敵不敢犯宣大獨當其衝象昇至鍊精銳立軍令狀豫備戰援

督府自認戰兵七千宣鎮五千大同萬晉兵時調靈陝未能成軍與屯鼓鑄設法精密秋獲餘糧四百石象昇鮮任後道臣賀毘即以屯鑄被誣逮繫爲三鎮匱餉六十七萬鵠人泣露泥馬嘶風僵仆象望象昇草疏爲卜哈二酋求開馬市上爲報可稍獲馬利以資匱乏象昇初欲守開平故壘扼遼瀋之吭不果因條議各鎮兵馬盡疆策應北騎由保蔚州犯金馬則雲扼於前

宣襲其後北騎由應朔渾源犯紫白則晉扼於
前雲襲其後北騎由忻代大原犯龍固則晉兵
會寧武鎮兵由間道扼于前而雲仍襲其後全
龍固紫白金馬等口亦如居庸形勢扼險於內
以俟外援北騎大勢盡趨于晉則督標鎮旅并
力合犄務使北騎進不能深入內地退不能回
犯宣疆邊外岔道迤西有大口趨石匣峪合河
口近地有支徑通盧溝橋各增兵畫守人有固

志爲時樞臣楊嗣昌新從墨縗起與象昇意不協先是高手令侯弘文監軍入楚激昂有意氣象昇撒募滇兵三千甫就道而象昇又調邊任繼事者非其經手不爲措餉兵遂譁弘文論繫象昇發憤上言行間用人要在英畧彼鶚飛鷙步顧惜升斗於緩急何當弘文解縣綬佩府佐空銜與土司將龍在田散私財募精甲八千推牛裝斂不愛嘗妻子以啖士一旦置之理使海

内懷奇負義者動色相戒首鼠百端賊何由平
那顧錫臣官數級以贖弘文而嗣昌勿善也寧
督方一藻怵惕持款議嗣昌陰主之象昇執言
講市不講賞許撫不許奴時北騎住營馬肺山
遣哨求成正與宣來西二協相對象昇親屯右
衛分師青邊羊房等堡犄角生勢北騎見有備
引去會詞臣黃道周力陳不可款若五嗣昌議
寢不行五月象昇聞訃奔喪得代去九月北騎

由墻嶺入薊督吳阿衡掓香戚龍侈兼何孟廚設銀鐺百灶簪至百餚咄嗟立辦以豪勇聞倉猝出師殲焉國人洶洶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大司馬陛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脈也通德二倉國儲也腹地空虛國脈臟也臣枕戈待戰惟中樞勿掣臣肘耳麻衣戰袷嗣當益啣之閣寧帥意不欲戰監臣高起潛朋擬抳象昇宣雲一旅不盈萬兵力遂單北騎挾二馬或至三馬日行

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道由新城入河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衆趙郡多土垣傍為氷堅甲櫓茲茇卜邑九詘數朝以之則夕以隳耳象昇戰慶都斬馘百餘顧默念敵深入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各內顧易潰須厚集其陣伺敵饑罷疾力戰可以得志奉　旨切責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衆至保定決戰定撫張其平閑閑不設茲粮從女墻縋餉千金時南貫

道斷村民獸駭持金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語監軍詞臣楊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戰守辭至鉅鹿閔寧諸軍距舍五十里象昇入荒祠據土几作書檄之使來合戰不報夜移舍上清源以遁象昇蹴諸軍屯賈庄陣師蒿水或請但水爲柵象昇曰吾故欲致之彎弓馳馬直入敵營口裨將止之象昇揮釼擊其手自辰至申馘獲百計小將楊進朝扶名酋一人

以來是夕象昇方拜疏馳闕明日北騎數萬麇
至象昇力戰死之年三十九是役也敵衆我寡
若關寧師從外來擊當決勝鎮帥虎大威楊國
柱懦猾戰不力祖寬循從闕有罪繫獄象昇疏
出之酬以標卒象昇死而諸將皆潰圍以出無
殉者督府之任語餉主客也語將昆弟也以空
名彈壓其間破令不行國家宜倣藩鎮之意使
粮芻得自收放將吏得自更置廢緩急足恃然

雞言之矣畋聞要人欲誣象昇不死獲屍群譁
嗣昌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馭杖裂膚斷筋其
二人摸稜有俞姓者原業馭貂人呼之俞貂鼠
仰首言曰盧公寔死行間氣炎炎不腐必為神
敍從其節則受鬼誅家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馭
驗順德守于穎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門外洗
泥土抱其屍左顱後胸刀痕深寸許身中四箭
凝血猶漬麻衣工說祭哭軍民雨泣咨嗟欺手

事乃嘗象昇不死北騎必不敢深入齊即深入必不敢與守閔將吏市出其貲重伺斂饑飽疾力戰是其志也象昇三賜尚方未曾戮一裨將上命公卿各荐士一人象昇止荐教職冷曹世以此譏之然處謗弭謗其所遇時則然象昇有十驥詠名千里雪五明驥玉頂赤挑花驄豹花驄紫騮銀青燕色駒赭白菊花青理楚時親樂驍騎五百逐賊入南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

河澗五六大窠巒脅稍一躍而過即五明驥也昔周孝侯處投隊與主卒死于氐史氏言之有餘恫爲盧司馬戰功半天下晉趙楚豫户爲尸祝爲虜臣齮齕以死憑吊先賢寧直古今人無不相及而已乎事聞贈太子太保賜謚忠烈

石匱書曰本朝無總理官有之自盧忠烈始蓋當時以流寇猖獗乃以洪承疇爲制西北盧象昇爲制東南頗得要領倘能重以事權使二人

得究其用則中原千里亦何遂至陸沉耶無奈
邊事張皇臨期更換方用禦寇而又命廵邊手
忙足亂未免失之倉卒矣用違其才而使兩事
皆棼樞部之罪其可贖哉

石匱書卷第十六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有總論

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我　思宗烈皇帝反其語曰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蓋先帝真見其一朝人物凡為貪官污吏者刑法惕其前死亡偪其後毫不畏懼而利之所在性命以之此時雖有湯鑊在前彼亦且冰顏之矣則是文官愛錢不怕

死之說也　先帝深知時病切中膏肓如扁鵲診脉料其必死則亦無物可以救藥之矣至如武官好錢則更進于是文官攫錢如穿窬之盗尚畏人知武官攫錢如劉馬之賊明使人見文官愛錢尚畏官評武官愛錢直無王法遇賊不戰誰敢以畏縮漽之見物即取誰敢以貪横繩之怕死之言猶是盛世黜陟之爰書不怕死之言反取為脫卸致誅之口實任　先帝時遂有

唐通白廣恩左良玉輩乳虎餓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語欲寧可見賊不願見兵也　弘光登極四鎮橫行草菅多命史閣部職司彈壓見其暴虐亦敢怒而不敢言魯藩監國紹興方國安立四十八營兵號四十八萬蹂躪江東幾成泥醬打糧送劉慘不可言江上諸營即賢如王武寧張閣部亦不能盡除此習而鄭遵謙以螳螂怒臂亦思當轍虎踞小

豐拘囚餉戶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害喪之悲武官愛錢之禍一至於此而崇禎時見賊則鳥獸散弘光時聞北兵渡河四鎮具前遂倒戈而錢唐衣帶水有數騎浴馬江干所謂四十八營及武寧閣部義興諸藩鎮梯山航海一鬨而散靡有孑遺夫人誰不怕死亦未見怕死若斯之甚也故凡見有賊至則嬰城以守城破則巷戰以殁如周遇吉朱三樂之

華生為虎將死為國殤非古今為將之道哉視彼秋蚊嘬血咂嚼可憎舉手一揮非糜則散猶悻悻然號于世曰吾將軍也清夜思之不直啞然一笑哉

周遇吉字萃宇遼東人錦州衛指揮使任山西代州三關總鎮闖賊至寧武關遣降將通款約降以三日為限一日守令迎二日鄉紳迎三日百姓迎男婦悉出城羅拜不如命者屠之款說

司道獻册納欵不奪其官諸人囁嚅不出一語遡吉唾其面曰咄汝以我為降將軍耶先斬爾頭以為降賊者榜樣遂砍賊頭開門出戰以大砲擊賊殺傷數千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且與欵遡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也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又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謀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明以

千擊一簇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不数日可盡賊引兵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鬭體被流矢如蝟毛力盡見執不絕口磔罵於市遂屠武寧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比吾亦安能至此弘光贈少保謚忠武立廟祀之

尤世威榆林人崇禎初年為總兵官闖賊攻榆林發數萬金招榆林諸宿將兵備副使都任集

諸宿將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尤惠顯及將士等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立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更發大砲擊之賊屍山積李自成大怒益發賊合圍之諸將力戰殺賊〻死者萬人賊攻益力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閤室自經死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

入陣力戰死之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揄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自成遂屠揄林髫寸不留

朱三樂西北人為總兵官鎮守宣府闖賊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萬餘人伺轅門求告請獻

投降以救一城生命三樂堅執不肯據城死守
一日巡城指紅衣大砲曰汝曾能發一砲我死
亦甘心衆不應三樂自起舉火兵民自後掣之
三樂憤甚拔佩刀自刎
李守鑅能驤衛指揮使爲居庸昌平總兵官闖
賊破居庸關守鑅提戈出曰吾不殺盡死賊誓
不生還衝入其陣抵死格鬬殺傷數百人爲亂
賊所殺

馬岱山西人為總兵官守居庸關流寇至柳溝
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
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岱勒馬馳至
其家先殺妻子後殺妾媵策馬至山海關與賊
死戰力竭死之

崔文榮山西人為武昌恭將獻賊將犯武昌議
撤江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
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

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偪城下文禜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禜率諸軍拒之多殺傷次日楚府新募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禜躍馬持矛大呼手殺三賊 圍住攢矛刺之洞腋死

劉忠嗣後衛人指揮同知英勇有志略聞寇氛即留心城守及賊至城下力不能支忠嗣先令妻女自縊仍登陴抗賊及破明叛將謝嘉福執

之索印於其宅忠嗣怒叱奪其刀手刃兩賊被
衆縛去遂肢解之
賀讚保定衛人京營副總兵坐平以義俠聞父
總兵帥臣征西被圍讚率壯士五十騎出入圍
中敵莫敢攖從京營常以忠義勵士卒寇入居
庸六大營皆安列城外望風投順讚獨率所部
迎擊於高粱橋賊僞勇亂射讚與馬俱死河之
上流

丁啓宗紫荆參將賊檄到之日到處開門迎降
行牌紫荆取印啓宗憤然批其牌曰我只有平
寇印一顆再無别印遂迎戰於儈鴉驛力盡被
縛至死不屈衣盡裂暨其體曰我丁啓宗也
劉國能初名闖塌天與李自成同爲賊事母至
孝母以其爲賊不樂國能請自拔歸明乃詣豫
撫常道立投誠道立招撫之從左良玉殺賊招
降射塌天李萬慶等賊四千餘人屢有戰功擢

嗣昌命國能守葉縣闖賊破葉國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

王國昌陝西涇陽諸生少談兵每下揭讀書輙以器盛兩耒耜身傍以兩手磬捶之令肌理堅徤習槊為文得意時或起舞或一美槊憤則任呌躍起七八尺同學砦苦與為隣時流寇充徊徊祊趨道梗嘗護巡撫李喬子歸應天遇賊輙

敗之稱相公兵云蓋國昌行兵盛氣行陣每不累甲而弟祚昌沉細當佐國昌出止其輕戰故昕向無失久之賊大隊踵至國昌輕裝疾起提五百步兵出諸壁不敢進國昌獨馳深入祚昌從及遂呼勇進：必遇伏國昌不聽追二十餘里果遇伏祚昌奮殺賊百餘人阻澤被圍賊益至兄弟突圍出祚昌殿當追而國昌身不被甲竟受一矢洞脇不起道路嗟嘆曰此儒生死王

事者也

石匱書曰余讀離騷山鬼國殤與雲中君河伯洛神同列九歌彼誠見豪人烈士戰死沙場無定河邊之骨其與草木同香而古戰場之血化為馬燐其光燄尚在也自闖獻跳梁戕冠大纛開門迎賊者不知凡幾而世有閨室自挾挺戈戰死如周遇吉尤世威諸居子者又皆一二不讀書不識字之人為之則天下人亦何貴乎讀

書識字也哉

石匱書卷第十七

朱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朱之馮順天大興籍南直徐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降江西布政司理問歷陞刑部郎中出僉事江西轉山東副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甲申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城戒嚴之馮遣書兵部金鉉矢以死殉且以弟與子見託李賊至揄

林屠戮最慘巡撫馮思孔被殺山西巡撫蔡懋德殉城初二日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藉藉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民納欵之馮單騎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賊數百雖殺我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從後掣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欲自刎而

門開賊入矣蓋李賊有令以兵迎者必屠故所至無敢舉一處礮云之馮被擒駡賊見磔時居庸巡撫何謙城陷亦自殺弘光中贈之馮右都御史謚忠壯

衞景瑗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御敉工曹清科元朝論稱之巡按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

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勦餉景瑗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疏劾首輔溫體仁上怒下二人詔獄景瑗為訟冤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丞大理丞少卿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火器戢豪宗毅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

吉告急瑗趣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
不行寧武隔還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
以城降執景瑗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
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景瑗起以頭觸石
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景瑗自縊於海會寺
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為之
誌曰綱目書劉公齡自經于金單以為金不能
以威屈齡而齡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

方陽纂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堅決從
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
難言之其時道兵欽餉已八月而鎮臣内畔雖
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毅
蔡懋德蘇州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任杭州推
官秩滿内召授儀曹郎出為江西督學已備兵
嘉湖策海寇劉香據温失利必折入海豫遣偏
裨邀擊香果以三巨艦指鹽塔山見兵盛而退

巨寇屠阿丑流毒四省以計擒之其分守湖南值湖賊窮發用計先後擒賊渠齊天王等四省會勦懋德督率狼兵洗高紫兩源之寇凡九奏捷音三年拮据八城晏然　烈皇帝知其才召對稱旨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叛寇警報疊至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師入口即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固至癸未夏方撤防回省及秋而闖賊臨河矣拜疏南馳駐防蒲

澤會督師孫傳庭以數十萬衆敗于潼關三秦瓦解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懋德南北策應大慶風陵兩挫賊鋒大將高傑領兵入晋所在刼掠懋德諭以大義約士卒以軍法卒免譁叛至冬保德州告急馳帰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本欲自將往援為宗紳士民所尼留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勸懋德因此解任或移鎮候代懋德不可遂誓衆死守

賊馬步號五十萬懋德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毀風霾陡作對面莫辨懋德知事不可為草遺疏藏衣幅間守門將張雄為賊内應賊遂入城遂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為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掖上馬欲衛之出城懋德躍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

縊軀輕氣未絕解鏤甲覆其身候氣絕亦自殺文武將吏與同死者方伯來忠等四十六人太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懋德平生學道以品望重下時然在封疆屢立戰功晉陽之不守真天不祚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世之論者謂學道儒生心不閑軍旅豈通論哉先是有隨州知州王燾亦崑山人萬曆戊午舉人賊首八大王合衆數萬圍隨州燾親冒矢石頗有斬獲後賊

衆益增闖廂守將王必用先扶家丁遁城遂陷燾自縊死事在崇禎戊寅二月時朝廷咎其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弘光時謚懋德忠襄隨州亦得謚忠愍賜祠額曰旌忠祀于鄉

石匱書曰闖賊自盟津渡河長驅直入真有前途倒戈之勢使無二三忠烈點綴其間亦不成其為世界矣自京師一破而天津以南絕不聞封疆之臣有死封疆者則是三中丞之河獄日

星聚於半壁　烈帝有靈亦稍爲吐氣矣

石匱書卷第十八

曾文詔賀人龍列傳

曾文詔陝西人崇禎初爲山西副總兵四年正月叛賊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文詔擊却之三月敗賊於栗園四月敗賊於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六月又敗賊於陽城獲王嘉胤斬之其黨從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

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爲三十六營七月總督楊鶴以玩寇下獄冒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奔求北是役也合督府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爲十月賊黨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數十部據中都洪承疇發官軍攻圍兩月不下文詔與延綏巡撫張福臻至

遂克之五年賊寇寧塞洪總督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於西澳夾擊之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以西澳之捷為流寇用兵以來戰功第一賊既敗承疇與文詔先後盪平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命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

就誅而西人自此得稍息矣六年五月進曾文
詔正總兵加都督同知是月連敗賊於忻代間
斬首千五級二月又敗賊於榆社時文詔屢提
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〻等從榆社北
奔四月文詔又敗山西賊於陽城斬千餘級五
月夜襲賊於偏店賊止走陞山谷者無算縣卽
鄣南走八年二月洪承疇次汝寧慮鳳陽賊再
入江北令文詔邀之應隨間賊不敢渡四月承

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承疇次靈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令文詔出關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防其犇軼五月文詔夜至五峪賊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賊逃終南山文詔追之至婆羅寨魁太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鬭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文詔在鎮原殺賊與平涼兵備徐如翰同事曾道其勇敢善戰世所罕有一日賊據平涼山谷數

萬餘人人莫敢近文詔提兵從城外過如翰於城譙設酒款文詔曰賊徧山谷意在平凉將軍可坐視不救乎文詔撫髯暢飲盡酒一斗許酌一巵於席末曰我殺賊歸飲此酒當未寒乃上馬呼麾下士、直衝而上但聞婦女兒稺號泣聲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慘澹賊皆奔潰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譙下馬浴血而立乃觧甲取水盥滌坐席復飲巵中酒果未寒也如翰言其雄

怏雖古之名將未必遂能過之

賀人龍米脂人崇禎二年延安盜起人龍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題授守備四年延綏巡撫洪承疇命人龍旁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七年陝賊陷隴州人龍赴援大敗之賊先鋒高傑降於人龍人龍委以腹心所向必克八年陞副總兵十三年獻賊入蜀川撫邵捷春檄人龍至夔州人龍所統陝兵驍勇善戰而

多擁降丁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提春為請
於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嗣昌許之為請於朝議
奪左良玉平賊將軍印以予人龍而良玉適有
瑪瑙山之捷為難遽動遂寢其事人龍鞅望益
跋扈不用命多縱軍士淫掠所至州縣苦之賊自
夔州山後抄掠擻人龍以奇兵攻尖山寨斬首
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人奪甲仗馬騾以
算賊犯夔州人龍赴援賊闖四走人龍追至七

箐坎破其殺從兵直搗中堅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次日又襲之於山谷賊驚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命等十六人賊之精銳俱盡人龍身經百戰士馬精強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盡得其死力雖詔逮叛人亦匿之勿與陝督傅宗龍汝寧之敗以人龍不救徑走陳州益疑人龍陰與賊通乃密勅總督孫傳庭圖人龍傳庭至陝檄召諸將於西安議軍事人

龍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賊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繇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奉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人龍死軍中大譁傳庭委曲諭旨以人龍部將高傑陳勇為總兵領中軍高汝利為副總兵簡三邊勁騎二萬餘分為二十隊悉授人龍大校李本深等為參將以

領之衆心乃安遂振旅出關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

石匱書曰自流寇跳梁以來一時稱善戰者有三將軍爲左將軍良玉曹將軍文詔賀將軍人龍其勇氣則同而三人皆有大疵良玉以跋扈而失之縱文詔以蠻倮而失之輕人龍以跳盪而失之躁故以是成功亦以是受禍古之大將難得全才吾於三將軍益信之矣

陸夢龍列傳

陸夢龍字君啓號景鄴浙江會稽人冊馮氏夢箕燈化爲龍因以命名萬曆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淮撫李三才以盜用皇木及戍七商夢龍改商戍〻其奴三才孫辯出兩蹠折之爲天下傳誦挺擊事起少司寇張問達遣司問廢法夢龍曰斷張差斃寺人法止矣少司寇竟以此結

案川貴總督以夢龍才請監黔師轉偏沅道抵貴陽督撫委點平黔兵領獎投報嚴則彼此雁以應十不二三稍急即譟夢龍張榜三日不至則痛次其長一日至者七軍號三千夢龍令各為聚魚貫集貢院往見督府還公家坐大門先第一隊禁闌入者按名對冊驗疤痣手指羅紋時呼隊伍自相辨識點入貢院各兵待已嚴肅出則更當應之貢院門不得出第七隊高挾北

兵號四百么十止十四人再最之寔止五人遂斬拱北徧各營清冐可萬人後委蔣綸夢龍至清平晝夜立甚雨中轉輸得三萬石清其盜匿及乾沒者千么百金還伍督府稱其能賊犯普定巡方撤監軍議寧夢龍止携書紀管夫十人往巡方見即命渡河覘賊以總戎黃越兵三千與俱曉發霧大作不辨人馬詗者云滿路俱賊夢龍登將義粢小山四視顧將佐曰日旋高霧

旋薄使賊見我虛實則我危矣命士下擊賊黄
越兵無應者夢龍大言不下山擊賊〻驚而上
立盡矣乃麾部將王偉主簿吳家相率郎正國
等八人再呼黄越帳下兒郭千駒林汝弘二人
共擊賊〻望山上十騎馳下即飲入砦且將斧
而後騎無至者夢龍與僕二人胥一人大喊馳
而下命將士助喊噪不能出聲家相望見呼曰
賊如綿羊易殺耳顧數騎不足願益濟師夢龍

後登山下馬砍士使前連砍四五人始拔寨起賊乃大潰以首功獻者無算嗣是威名日著丙寅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即率中軍吳家相及部下壯士二十九人連騎抵思州見不亦胡拱問曰聞君殺獅子哨於苗中果否不守曰有之曰此去哨幾里曰四十里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監軍曰毋駐策馬即往四鼓至哨哨長何騰龍迎至語曰吾將搗巢騰龍大驚曰二百

年来两集黔楚兵〻且数萬俱持久粮盡罷去令参〻数人何言搗巢監軍曰吾意决若但司尊騰龍且泣且止曰某不敢據監軍曰吾豈望若擔那吒將士及哨兵上咸失色監軍手令旗授家相曰將士有不進者自後砍之乃請飲而行監軍曰破賊會食請將士錯愕曰將主孟浪中軍亦孟浪吾屬無噍類矣監軍攀鞍上馬即行過賈角山〻下臨險峻石則叢篁亞生左途

徑尺而陂浮若坂灰馬陷繼以步援而上人皆牛喘荊棘叢蔓衣飛綻裂渡两谿溺一人更進又有谿亘之臨崖難下吳家相請監軍止此而家相率兵入監軍曰汝入堂後有從汝者手跳足涉谿遂上嶺家相見賊甚衆勢不敵乃趍入巢奪其鼓亂撾曰陸監軍大兵至矣賊驚不及持刀弩亂奔家相擧火盡燒其巢而出報功督府以二十九人名上奉旨紀錄丁卯入粵闈諸

司糾監軍建魏瑞桐夢龍曰鏟吾名不與巡方強之遂于十五日明遠樓飲罷佯中風行庚午丁內艱服闋起充東道署東平篆以齊兵襲破東平巨盜手刃梁魁陳善等數人賊衆皆潰充西悉平東平城圮夢龍議築父老曰當先築堤夢龍曰堤亦築城亦築父老竊笑之曰何從得貲夢龍率役百人身先版築無不伐河柳無石取和尚林之壘為鍵堤完城築東人稱神亡何

調陝西固原道與督師洪承疇為同舍郎頗倚
重流賊自豫入秦甲戌五月犯固原六月犯秦
州七月入靜寧州夢龍督師堵截具棄城遁去
至八月犯綏德非夢龍所轄地聞報大怒曰毛
賊敢跳梁若此引兵疾馳得偵報賊營老虎溝
僅千人夢龍撥別將賀奇勛援崇德為犄角而
身率三百人疾趨老虎溝而賊已三四萬矣夢
龍欲趨高稍自固待所撥兵而賊伏發矢棃交

下有卒大呼且走夢龍立斬之倉卒命發炮〻
炸自擊賊亦乘勢蝟集圍數匝賀石兩將破圍
入皆戰死夢龍大呼馳驟賊圍手刃數賊遂遇
害此崇禎七年八月朔也越三日得遺骸于戰
場面中刀一髮際中刀四頸中矢一右臂中矢
二鏃俱入骨兩洗血淨面貌如生嚙齒穿齦猶
有怒色洪督師以夢龍越境輕敵不肯叙題惟
持久之疏入御批陸夢龍越境殺賊忠烈可嘉

依部覆贈太僕寺卿予廕給祭葬

石匱書曰陸太僕居平頗自負好談兵未免傷於果敢蓋其性則有然也曾見其於萬曆戊午後凡死難者俱作一小傳中有駁語曰其言拒敵死驗其傷皆肩背則是逃也非拒也及觀太僕受創皆在頭面則是於生死之際尚不肯少食其言太僕之果敢其英靈亦可畏也哉